



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

儿童阅读分级:你选对书了吗?

本报记者 刘博智

儿子4岁的时候,陈女士的焦虑达到了巅峰,而这种焦虑是从为自己的儿子选童书开始的。

为了给儿子买到合适的童书,她加入了一些购书的微信群和QQ群,原来里面都是一些给自己孩子选书的年轻妈妈。几天之后,她见识到了妈妈们的威力和焦虑。她们从早上7点开始,到夜里1点,都在群里分享抢图书优惠券和买书经验。看了一眼她们晒出来的书单,大概从甲骨文丛书到外国的儿童百科全书都囤起来了。

这些都是名家推荐的,先买了囤着,总会有用的。那些妈妈买的书都是自己没有读过的,不知道从哪风闻一些广告,就大肆囤书。这让陈女士目瞪口呆。

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图书市场上针对少儿的图书多达15.28万种,选书难是近年来促使分级阅读呼声渐高的原因之一。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为儿童挑选图书时,56.0%的受访者感到困难,72.7%的受访者表示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参考标准。

六一将近,看着电商上童书促销火热的家长,应该如何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各种书单?中文分级阅读的时代到来了吗?

分级书单不能像“土郎中”开补药

在焦虑重压下,陈女士将目光投向一些社会上名家、名机构推荐的分级书单。每天在群里,陈女士都会收到四五份书单,让她生疑的是,很多书单里推荐的图书都存在冲突。在不同的书单里,《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一会儿是三年级必读,一会儿又变成五年级必读。这本书到底适合几年级的孩子看?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阅读与学习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春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对目前3种书单做了阅读难易度的分析。这3张书单,不乏名校校长和知名机构的推荐,分析后呈现出的是3张曲折攀升的折线图。这意味着这3张书单,并不完全符合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和阅读能力,每一段折线下潜,意味着这一阶段推荐的书,过于简单,孩子感到吃不饱。每一段折线的陡然上升则意味着,这些书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难度太大。

这些书单更多的是根据经验的标准选择图书,而非科学。在伍新春看来,这是目前研究儿童阅读的一个困境。研究儿童阅读的人基本上都是语文背景或者文学背景,他们缺乏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专业背景,基于文本的视角去考虑,而不是基于孩子的视角去考虑。

伍新春打了一个比方,现在一堆

的书单,就相当于各种各样的补药,而很多推荐者就像土郎中,总是把他们认为效果好的补药开给孩子。但实际上,这些药并不适合孩子。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邹书林认为,分级阅读主要是针对儿童不同年龄阶段身体、智力、知识和状态提出的概念,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共同完成。

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推广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为不同年龄儿童提供适合其年龄特点的图书,为家长选择图书提供建议和指导。这被视为儿童分级阅读的方向,但其并未对分级制提出更详细的方案。

早在100多年前,欧洲就已经开始研究儿童分级阅读的问题。目前国外比较知名的分级体系中知名度最高、应用最广泛的就是蓝思分级阅读体系,全球超过180个国家都在使用蓝思阅读能力测评服务。美国每年有超过3500万的中小学生使用蓝思分级来衡量自己的阅读水平和选择合适的图书,加拿大、英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使用蓝思建立了英语阅读能力培养的量化工具。

据伍新春介绍,蓝思系统对读物的分级主要是依据词汇难度(词汇)和句型复杂度。蓝思分析系统先仔细考察与整体阅读理解力相关的各项元素,如句子长度、单词出现的频率等,然后再通过计算,确定一个读物的难易程度,并确定其对应的蓝思值。比如,《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蓝思值为880L。

不过,中国的中文分级阅读其实早已起步,2008年,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成立,针对3至18岁青少年的阅读现状,提出了分级阅读理念。如今,分级阅读概念已经走向实践层面。陈女士在某个电商平台发现,其推出的“陪伴计划”就是针对有孩子的家庭,将童书贴上近百种标签,以年龄和性别维度对用户、商品、内容精准匹配。

儿童文学作家、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在接受采访时说,儿童分级阅读在中国刚刚起步,这种初级阶段的表现是研究机构少,而且大多是民间机构,实力不强,资源有限。现在少年儿童出版界虽然越来越重视分级创作、分级策划、分级出版、分级推广、分级展示,但这种分级是基于对儿童读者年龄的粗浅划分,有很大的分级者的主观色彩,而不是以儿童读者为主体,以儿童阅读能力为基准的科学的标准。

阅读分级更像是自行车的“辅助轮”

不过,这套覆盖全美75%中小学校的分级阅读系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仅从词汇和句子长度去判断一本书

是否适合孩子阅读,是欠考量的。

比如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ohn Steinbeck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蓝思值为680L,与《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相同,但是书中充满人的冲突、宗教的隐喻,思想内容与《夏洛的网》不可同日而语,也不是孩子可以理解的。

不仅如此,中国的分级阅读体系迟迟没能建立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渐高的呼声相对的质疑声。

这样的质疑其实并不难理解,有专家说:孩子的理解能力就是天然的阅读过滤器,是天然的分级能手,不需要再依靠外部力量去对童书进行分级。

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认为,从阅读实践出发,7岁以后的阅读水平,视儿童在6岁前阅读习惯的建立与否,开始逐渐拉开距离。这个时期开始分级阅读理解力相关的各项元素,如句子长度、单词出现的频率等,然后再通过计算,确定一个读物的难易程度,并确定其对应的蓝思值。比如,《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蓝思值为880L。

在讨论建立分级阅读标准的过程中,借鉴是一个高频词。目前,哗啦看书已与蓝思达成合作,成为大陆首家获得授权的中国儿童数字阅读平台。尽管如此,哗啦看书创始人任晖也认为,中国的分级阅读体系不能简单照搬蓝思。

任晖认为,中文分级面临的困难重重,中文的语言结构和英文非常不同,很难量化评估。对中文的评估同时还要考虑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社会和区域的长期影响等多方面因素,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从研究资源的角度看,中文分级阅读的标准和框架的开发与制定需要大量时间、实际研究样本、人力物力,所以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课题。

同时,从领域协作的角度看,统一这个概念特别难,出版社、研究机构、阅读推广人、童书作者、大众市场等,各个研究阅读领域的专业人士会有自己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要去整合各方渠道开发一套标准体系,这很有难度,而目前还没有达到资源共通的程度。

在白冰看来,儿童分级阅读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对文本难度的评估,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文本难度?字、



资料图片

词、主题思想、文本长短、文图搭配等等,这些变量如何平衡?中文阅读是不是可以像国外一样,设计出一个难度公式,通过某种程度的计算,测定一个文本的难度?另一个层面是阅读主体——儿童阅读能力的评估。中国儿童的阅读能力如何评估?面对中国城乡、地区、学校、家庭和儿童个体的巨大差异,这都需要通过大量的数据调查,建立数据模型,来测定儿童阅读能力标准。

伍新春说,中文分级阅读的核心并不在于开药方,而在于诊断。伍新春及其研究团队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研发出了SLARE学生阅读与学习能力测评体系。该测评体系建立在相关阅读理论基础上,主要从直接提取、直接推论、解释并整合观点和信息、检视并评价内容、语言和文本成分等方面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测试结果可反映出学生从文本中建构意义的一系列技能,从而助力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学习能力和发展及必备素养的提升。

“儿童之选”还是“成人之选”

在给儿子选书的过程中,最让陈女士感到挫败的是,自己选的大部分书,儿子都不感兴趣。

困扰群里很多妈妈的问题,被一个孩子一语道破,如果说有一种冷,叫作我妈妈觉得我冷,那么就有一种书,叫作我妈妈觉得我爱看的书。

在北大实验小学,伍新春带着这里的语文教师们做了一项“无为而治”的阅读实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让学生自己选书,而非家长或者教师选书。

不放心,这几乎是一开始教师们

跟伍新春抱怨最多的话,他们担心这样的阅读课会变成放羊课。在伍新春看来,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孩子们自选的书目是已经过挑选的,教师们的担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打着儿童为中心的旗号,成人立场。不放心的心态,背后是学科教学的思维和功利性读书的心态在作祟。

不检查,不考试,教师陪读,这样一个学期过后,学生反而爱上了阅读。伍新春说: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的途径是在对阅读进行分级之后,给孩子足够的选择权。比如说,我们语文教材里面每一篇选文都是专家们精挑细选的,却很少有孩子会看得如痴如醉。但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书,却很容易。

实际上,在美国,除了享誉盛名的纽伯瑞和凯迪克大奖这样纯粹由成人定夺的童书奖以外,还有儿童之选书单和儿童之选童书奖,这两个奖项是在美国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在校少年儿童在网上投票选出的。

除了让学生自主选择喜欢的书以外,吸引学生爱上阅读还有一个原因,伍新春说:那就是同伴阅读。

从目前儿童阅读开展的态势来看,由于社会、政府的提倡,亲子阅读可谓是占据了儿童阅读推广的主流,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阅读激励和协作方式:同伴阅读。往往我们的阅读书目或阅读品位,跟所在的群体关联较大。

伍新春说:尤其是青春期以后,同伴群体的作用更大,同伴阅读对于落实最近发展区、增强阅读的效能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样阅读上的互动和激励对于人格的完善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域外书情

日本孩子怎样爱上读书

谭琦

十几年前,日本就感受到了新媒体对读书的冲击,电视、视频和网络等媒体的发展与普及使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变化。幼儿期应该开始培养的读书习惯难以形成,远离读书的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课题。

让孩子读书是法律

日本的全国家图书馆协会在2002年对中小学生的读书情况做了一个调查,结果表明,一个月的平均读书册数,小学生是7.5册,初中生是2.5册,高中生是1.5册。一本书都不读的学生,小学生有9%,中学生有33%,高中生有56%。也就是说,中学以后的读书量明显在减少。为此,日本从政府到社会都深感促使孩子读书迫在眉睫,于是开始更加重视为孩子们开展各种读书活动。

通过议员立案,在2001年12月,日本颁布了《促进孩子读书活动的有关法律》,其中规定,4月23日为“孩子读书日”,这里的“孩子”指的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学生。配合法律,紧接着又制定和实施有关孩子读书活动的基本规划,明确了国家和地方,以及承办读书活动的民间团体、孩子父母要各负其责。

日本的“读给你听”活动

我的儿子和女儿都是从小学开始在日本上学,我是媒体出身,所以对孩子在日本的基础教育一直持续用客观的视角去观察、跟踪和记录。

孩子在国立小学读六年级的时候,学校有一个特殊活动,就是利用午餐后到下午上课之前的20分钟听书,由志愿者妈妈读书,在日本叫“读给你听”。国际班学生普遍日语水平低于本地学生,这样的活动可以学日语,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有海外背景的孩子能够补习本地孩子从幼儿园开始通过读书获得的感知和认识。女儿在东京的公立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天早上到校后的20分钟是“读给你听”时间,这是图书馆和书店管理志愿者的志愿活动,且通常在孩子放学以后的时间组织小小读书会,吸引附近的孩子们对阅读产生兴趣。我也带去过一些中国的图画书,做读书志愿者,给孩子们用日语讲中国故事。

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书单

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不同的书单,各地教委制定幼儿、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等的必读书单,发行“打开书库56本书”等主题的小册子,通过学校发给学生手里。这些书在学校图书馆、居住地区的图书馆等都可以方便借阅,每个公交车站附近也不止一家书店。

孩子喜欢漫画,在中国看过所有译成中文的日本漫画书。但到了日本以后发现,他居然不知道一年级小学生用于比喻的漫画人物。于是,他开始从一年级学生的流行书补习阅读。记得他是从初中才开始读日文小说的,但日本孩子实际是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完全读文字书了。

女儿在公立小学的时候,学生都有学校图书馆借书卡,每周规定了各年级的轮流借书日。公立小学都是本地孩子,没有儿子所在国立小学那种针对国际生的日语学习条件,但女儿对借书很热心,放学后几乎都会去图书馆,直到6点静校。后来女儿还做了图书委员,在学校开展读书季活动时,自制宣传海报,并亲手把宣传单发到所有学生手里。

儿子和女儿经历的读书环境并非颁布促进孩子读书的法律之后才形成,我也完全没有感觉到孩子读书因新媒体的冲击而减少,反而是他们到日本之后,读书机会更多了。

政府推动孩子读书的措施

在日本,倡导孩子读书没有停留在口号上,相当于中国教育部的日本文部省从2004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孩子读书的具体措施,针对家庭、居住地和学校,到建设和充实读书条件,增加图书馆藏书购置费等。

在家庭教育方面,制作和颁发《新家庭教育手册》,为幼儿和中小学生家长讲述“读给你听”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孩子父母提供学习教育的机会。学校定期发地区教委的《教育报》,通过学校转交给家长阅读。每期《教育报》都有促进读书的相关内容。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开展读书活动,形成了学校、居住区、家庭一体化的促进读书环境。(作者系东京外国语学院讲师)

最新书事

常青藤爸爸著书助力幼儿英语启蒙

本报讯(缙妮)长期以来,英语是学生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课程之一。为此,许多父母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让孩子上各种培训班,却往往收效甚微。青豆书房总编辑苏元认为,与其如此费力不讨好,不如抓住孩子7岁以前的英语学习敏感期,利用这个时期孩子在语言学习上的天然优势,进行事半功倍的英语启蒙。这也正是出版常青藤爸爸黄任《别错过孩子英语学习敏感期》的初衷。

“书路计划”走进四川藏区学校

本报讯(肖聪)我长大后的愿望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当一名图书管理员。不为别的,就是渴望能读遍天下名著。这是四川省黑水县扎窝乡中心校拉木同学的作文《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入选了2017年《书路童行》Kindle电子书。近日,亚马逊中国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一同探访“书路计划”公益项目受益学校。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的扎窝乡中心校,并为此位藏族小作者颁发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书路计划自2015年创立以来,在中西部8个省份超过百所乡村学校建设Kindle电子图书馆,《书路童行》

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黄任研制的“分龄英语启蒙法”,根据儿童大脑发育特点,对英语学习进行了科学的阶段性划分,与国外成熟的自然浸入式学习模式充分接轨,让孩子尽可能像英语国家的孩子习得母语一样学习英语。这本书为幼儿教育者和家长提供了循序渐进的科学高效的英语启蒙分龄路线图以及亲子互动的学习模式、来自英语国家的儿童英语学习资源。

家庭是我生活的中心,想象力让我们对生活充满期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与其他人不一样。虹影说,为了创作神奇少年桑桑系列,她搜集了清朝时期的书籍,寻找相关的照片与插画师一起交流讨论。她特别感谢女儿在创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因为女儿,她通过写作来确定自己看待世界的一个方式,这也是写作的意义。文化批评家解璠说,从成人文学到儿童文学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虹影的变化,首先是对于母亲的理解成长了,其次是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成长了。中国女性文化研究者王红旗则表示,虹影的几次文学创作都有很深的精神支撑,可以看出她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后,由之前的“尖锐”成长到现在的“柔和和坚毅”。

虹影新作《彩虹之心》出版

本报讯(伊湄)著名作家虹影近日携其少儿奇幻作品《神奇少年桑桑》系列的最后一个故事《彩虹之心》在京举办了分享沙龙,主题为“记忆·城市童话”。

在这部作品中,为了寻找母亲桑桑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能用石镜救出母亲吗?能帮助媚娘和皮特吗?除了以上主线,还对前4个故事涉及的人和事,如拉法耶特号及其船长和水兵、里娅和小妹金金的结局做了交代。

家庭是我生活的中心,想象力让我们对生活充满期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与其他人不一样。虹影说,为了创作神奇少年桑桑系列,她搜集了清朝时期的书籍,寻找相关的照片与插画师一起交流讨论。她特别感谢女儿在创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因为女儿,她通过写作来确定自己看待世界的一个方式,这也是写作的意义。

文化批评家解璠说,从成人文学到儿童文学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虹影的变化,首先是对于母亲的理解成长了,其次是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成长了。中国女性文化研究者王红旗则表示,虹影的几次文学创作都有很深的精神支撑,可以看出她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后,由之前的“尖锐”成长到现在的“柔和和坚毅”。

书海观潮

“科普老头儿”刘兴诗

本报记者 王珺

我最爱吃奶油蛋糕了。戴着蛋糕店赠送的头饰,老头儿吹灭了蜡烛,然后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讲起自己的人生故事。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很少像这样过生日,因为搞地质学研究总是在路上。

生日会是在刘兴诗科普创作出版研讨会茶歇时进行的。老先生分发给大家的卡片是两张:一张比较正经,写着姓名和多种身份;另一张则不那么正经,正面用教书匠、爬山匠、爬格匠、调侃自己的三重身份,并题诗自嘲:出笔入墨退休老头,穷极潦倒文字壮丁。背面写的是他所擅长的各色领域:地貌学、新构造运动学、自然与人文地理学、科普创作、儿童文学。

1931年出生的刘兴诗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成都理工大学任教,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地质学教授、史前考古学研究员。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利芬眼里,刘老是科普圈里既可爱又率真的老顽童,是一个奇妙而多维的存在。读这位被评为“孩子们最喜欢的科普作家”的书,更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浑然天成的可爱。

刘兴诗至今出版作品300册,撰起来有两米多高,荣获包括“中国科技进步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在内的各种奖

项150余个。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刘兴诗爷爷讲述》系列,至今已出版16个小系列,60个品种,是长江少儿出版社科普板块的重要产品线。著名科普作家宗介华评价刘老作品有三多:产量多、种类多、获奖多,认为作为中国科普创作的带头人之一,他当之无愧。

在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承办的刘兴诗科普创作出版研讨会上,著名科普作家汤寿根称赞刘兴诗的作品扣人心弦,给读者带来科学的力量和美。在现代,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地球公民,必须具有科学的素养。越是现代化越需要科普。中国地质大学原图书馆馆长、著名科普作家陶世龙认为,作为科普产品的原创者,科学家应该是科普创作的主力军,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做到这一点。刘兴诗先生是科学家,又是毕生坚持科普创作的科普作家,难能可贵。立足科研的原创精神,学做杂家,厚积薄发,超越自我,不断创新,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党委书记王康友如此分析刘兴诗的科普创作取得成功的3个要素。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于2013年在文化部立项,刘兴诗是科普界唯一一位被纳入项目的大家。